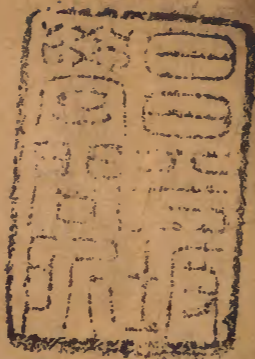


網鑑會編

六十一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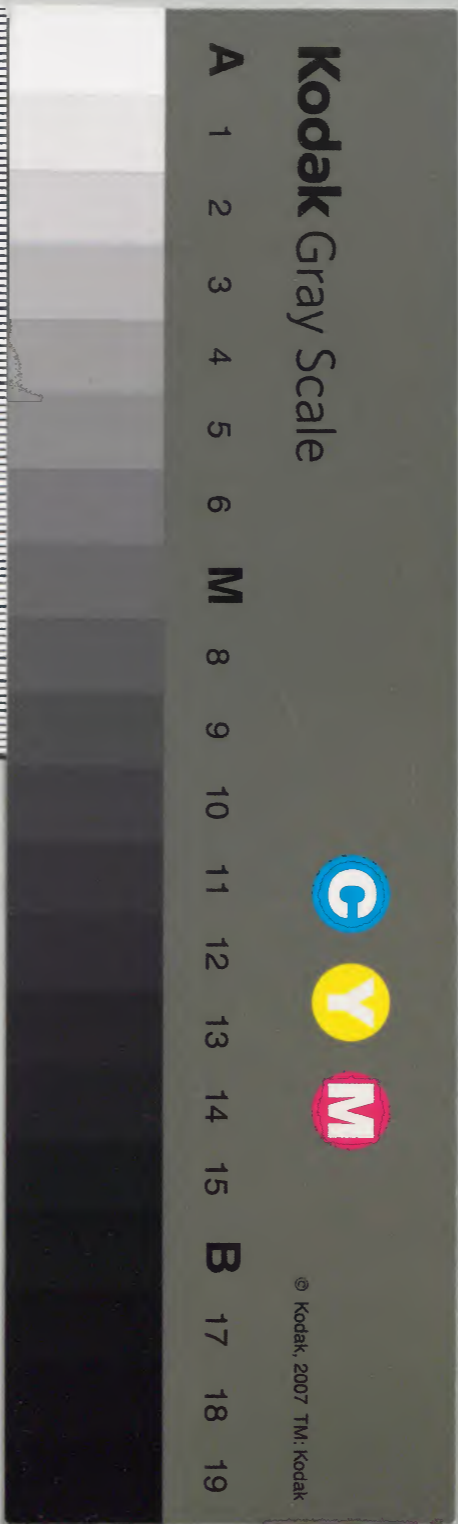
廿七



漢書門			
八	七	六	五
冊	架	函	號
七	三	七	五

內閣文庫			
漢	八	七	五
書	冊	架	號
三	七	五	冊
八	五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85
冊數	7 ( 6 )
函號	285 12



綱鑑會編卷六十一

文安 劉德芳訂正庫

崑山 葉 澧 輯錄



唐紀

憲宗皇帝

諱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為宦官陳弘志等所弑諱言藥發暴崩壽四十三

綱丙

元和

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葬豐陵在富平縣東北金甕山

綱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日闢既

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

東川西川山南西道也

上不許闢遂發兵

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救之蘊叱之曰豎子欲斬即斬我頭豈汝礪石邪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上欲討闢而重於

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關狂憊書生取之如拾芥爾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乃制關官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嚴礪討之時宿將甚眾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崇文時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匙筋者崇文斬以徇關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關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箋奏請稱以一石不滿不得休息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明帝至尚書門陳矯跪請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帝慚回

車隋文帝衛士傳餐注見唐太宗紀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世其

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

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

上澁然其言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

道在修己任賢操執綱領得其大者而已

綱三月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誅之○目

朝廷以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河東嚴綏

表請討之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夏州兵馬

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後賜姓

李氏

綱夏四月以高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目葦丹至漢中表

言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

故有是命

綱策試制舉之士○目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傳

師出焉

綱以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目杜佑舉巽自代自劉晏

後居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

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綱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為拾遺○目稹上疏曰自古人君即

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小人

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

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得無亂乎因條奏請次對

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綱鄭餘慶罷○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六月高崇文破鹿

頭關在成都府德陽縣北連戰皆捷○秋七月詔征蜀諸軍悉取崇文

處分

綱八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目初師古有異母弟曰師

道常疎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也吾

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復減吾數歲

吾欲使之知衣食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

察也及疾篤師道時知密州好畫及觴音策必音栗築音栗師古謂判

官高沐李公度曰我死子必奉師道為帥但師道不務訓兵

理人專習賤事果堪為帥乎幸審圖之師古卒二人逆師道

奉以為帥久之朝命未下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

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

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後

綱九月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誅之○鑑崇文又敗

劉闢之眾於鹿頭關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帥數十騎西奔

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及擒之遂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肆

不驚珍寶山積秋毫無犯鑑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那泚餘無

所問從容指麾一境皆平初知邛州崔從以書諫闢闢發兵

攻之從固守得免韋臯參佐皆素服請罪崇文皆禮而薦之

獨謂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奏請闢有三妾皆殊色監

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潼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闕至長安，并族黨悉誅之。

**綱**徵少室中嶽三峰東曰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目**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

**綱**冬十月，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柳晟為山南西道今漢中府節度使。○**目**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

州，軍中怨怒，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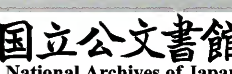
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言闕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邪？眾皆拜謝，請詣戍所。

**綱**十一月，以宦者吐突承瓘為左神策中尉。

**綱**二年春正月，司徒杜佑致仕。○**目**上以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議大政。

**綱**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目**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袁黃**曰：按黃裳傳，稱頗通餽，謝無潔，自名卒後，御史劾其則行已大節已不修矣。偶見唐人幽閒鼓吹，載李師古跋扈，憚黃裳為相，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贈車一乘，候於門。累日有緣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藍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抑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審然。



則杜公清儉一德內孚於濛閩外喻於強藩蓋庶幾乎誠而動矣又何無潔白之稱哉且當于昏聩執誼用事而處之悠然不羣不黨其立節如是真宰相也

綱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鑑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垪音日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

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垪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胡寅曰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垪能輪訪問之惻此固君子之高致也

綱夏四月以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以革舊弊任邊將也

綱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鑑夏楊惠琳蜀劉闢

既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卽政錡求朝則朝求止則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反

綱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節度使○目崇文在蜀期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故有是命

綱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送京師誅之○目錡遣子良等將兵襲宣州子良等知其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召士卒論以逆順衆許諾即夜還趨城行立應於內執錡械送京師羣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為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

又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名神通之後淮安有佐命之功陪

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又欲誅其兄弟又曰錡兄

弟故都統國貞之子國貞死王事國貞為絳州行營都統突將王元振殺之豈可

使之不祀乃皆流貶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丞盧坦言昔

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玄齡況以錡為不

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

士裴均李絳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輦輪上京恐遠近

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綱廬從史擅出兵屯邢洛○目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

士貞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洛上召令

還從史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綱議

敕從史歸上黨續徵人朝綱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

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

然綱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措

紳之論以綱為佳士惡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

前願陛下熟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問曰

諫官多謫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

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

明也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

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

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

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



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綱以白居易字樂天為翰林學士○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

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故有是命

綱以普寧公主適于季友○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

尚主李絳諫曰于頔鹵俗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上曰此

非卿所知頔大喜上因使人諷之入朝頔遂奉詔

綱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目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

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

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

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

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

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

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

發不在此數

劉友益曰吉甫心迹未為純臣然訪裴瑒以人物上國計簿使人主知艱難皆可錄之善也

綱子三年春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目知樞密院劉

光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餽遺翰林學士裴

瑒李絳奏敕使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中丞盧坦奏彈

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敕進奉上召

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

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

歸所進於有司

胡寅曰柳晟開濟美之敢違赦令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憲宗之業不終於此亦可見其微矣

綱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目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著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之甥涯與裴均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均貶貫之涯於陵等官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

綱以裴均為右僕射盧坦為庶子○目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肅宗時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務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收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下時之臧否者也二

目無罪悉疎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

綱五月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為陰山兵馬使○目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每戰以為前鋒時吐蕃疑其貳於回鶻沙陀懼遂帥衆詣靈州降節度使范希朝置之鹽州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每有征伐用之皆捷此五季唐之始

綱秋七月淮南節度使王鏐入朝鏐厚進奉求平章事白居易論之事遂寢○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目坦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

之坦曰若價賤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商旅輻輳民賴以生綱以裴均同平章事○鑑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均學士然寵信彌厚未幾擢為相嘗謂之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



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誠輔佐。上嘗

問均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

上供。供朝廷也。二曰送使。送本道節度觀察使也。三曰留州。存留為本州用也。建中

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謂

輸本色準錢已過倍也。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公估也。就實估也。

私估以重斂於民。及均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用省

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由是江

淮稍蘇。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均

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

私害公。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均獨賞之。

綱李吉甫罷為淮南節度使。綱曰：闕書按通鑑以補之。邠公杜黃裳卒。

謚曰宣。○南詔異牟尋死。子尋閣勸立。

綱丑巳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卹。○鑑宣慰使鄭

敬等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調救百

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孟

登博學宏詞科。唐元和初，除鹽鐵轉運副使，詔傳驛視江淮財賦，并察諸路治否。孟陽所至，會賓客留連娼樂，名譽大損。

綱鄭綱罷，以李藩同平章事。○目藩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

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索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

敕。裴均薦藩為宰相，器上以綱循默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

不言，上甚重之。

胡寅曰：裴均賞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案相所難能也。

綱三月，以李鄜為河東節度使。裴均請以鄜代嚴綬。元和四年。

綱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目子承宗自為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綱閏月，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目上以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尹起莘曰：「元和之初，政事清明，故南方旱，飢隨卽遣使賑恤。至是又行蠲租等事，則憲宗勤恤民隱之亮為何如哉？」

綱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目徵玄孫胤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帥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持美惡故有司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胤，仍禁質賣。」

綱立鄧王寧為皇太子。○目李絳等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儲闕未立，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故有是詔。」

綱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目均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白居易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綱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鑑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均曰：

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武俊士真父陛下前許師

道元年李師古卒其弟師道自立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

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

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今真定府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

十餘年人情慣習不以為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

未即奉詔又范陽劉魏博田季安易定張茂昭淄青李師道以地相

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

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璀欲奪均權自請將兵討之時盧從史

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進說請以本軍討承

宗遂命起復

綱六月以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目朝議以沙陀在靈武

迫近吐蕃慮其反覆命悉從希朝請河東希朝選其驍騎號

沙陀軍於是朱邪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

綱毀安國寺碑樓○目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

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敕學士撰文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

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

下欲何所法且敘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

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

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綱秋七月貶楊憑為臨賀尉○目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

憑貪汗僭侈貶臨賀今平樂府賀縣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

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謂厚矣無

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裳楊君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屯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綱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

之以歸諸本皆誤今從考證○目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

成德留後割其德屬濟南府棣今樂陵縣二州更為一鎮何如李絳等

對曰德棣隸成德日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萬一旅拒

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論承宗令其表請幸而聽

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

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

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之易故

爭勸開河北臣竊以為吳蜀皆非反側之地劉闢李錡獨生

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爾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

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為子孫之謀於

今用兵則恐未可時吳少誠病甚絳等上言少誠病必不起

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

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願赦承宗以

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以未得朝

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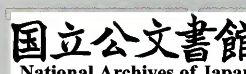
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王



氏壻就用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垪家明旦乃入見上怒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為姦回蓋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若抵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莫肯盡誠況垪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讒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綱以許孟容為京兆尹○日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綱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鑑翰林學士白居易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恥受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羣臣諫官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



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良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踞柳下躡楚莊惠弟王弟為廉良拂意則毀龔名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綱十一月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卒○目初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少誠病少陽殺其子自攝副使少誠死少陽遂自為留後

綱雲南王尋閣勸死子勸龍

綱田季安取堂陽○目季安聞吐突承瑋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請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能不恥且怒乎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如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成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綱庚五年春正月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拔饒陽



東鹿○**目**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無之濟怒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計忠曰天子伐趙君坐不動也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誼不見德於趙而惡聲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東鹿

劉友益曰

取堂陽拔饒陽東鹿皆取承宗地也惟劉濟書爵書討何劉濟誠也然則取堂陽譚忠所教也

忠亦教人以偽歟忠之計所以破超伍者之請也使所請得行唐兵其危哉

**綱**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目**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大將軍鄺定進戰死軍中奪氣

**綱**貶元稹為江陵士曹○**目**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人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之李絳崔羣言稹無非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眾恐自今無人肯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綱**三月以吳少陽為淮西留後

上以河朔用兵不能討也

**綱**吐突承璀誘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目**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

元入奏事裴瑄引與語為言為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瑄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脩欵要瑄言於上請取從史上許之承瓘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叩以出烏重脩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脩功欲即以昭義帥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脩河陽上乃以重脩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于元陽鎮昭義貶從史為驩州司馬

綱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加劉濟中書令○鑑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真贖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亦數上表請雪之朝廷亦以師道久無功制洗雪承宗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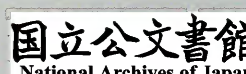
綱瀛州刺史劉總弒其父濟及其兄緄遂領軍務

綱九月罷吐突承瓘為軍器使從裴瑄李絳之言也中外相賀

綱以權德輿同平章事○鑑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綱冬十月以任迪簡為義武節度使張茂昭為河中節度使○目茂昭請除代凡四上表上乃以迪簡代之徙茂昭鎮河中

綱十一月以王鐔為河東節度使○目上左右受鐔厚賂多



稱譽之上命鏐兼平章事李藩權德輿等固執以為不可上乃止

綱裴垪罷為兵部尚書垪得風疾上甚惜之

綱十二月以呂元膺為鏐岳觀察使○目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鏐守者不為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誰辨真偽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為重職

綱以李絳為中書舍人○鑑是時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閱月不賜對李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非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自為計得矣如陛下何有詔明日對便殿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

綱言直言故羣臣竭誠無隱居易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於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隍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財爾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綱卯辛 六年春二月李藩罷為太子詹事○目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患無堯舜之壽乎

綱以李絳為戶部侍郎○目上問李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臣不敢重此弊也

綱夏四月以盧坦判度支○五月以吉甫同平章事

綱六月詔有司省吏員併州縣減任塗休給○鑑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

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眾請勅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於是命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

綱秋九月梁悅報讐殺人杖而流之○目富平人梁悅報父讐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救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讐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



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律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今廣東惠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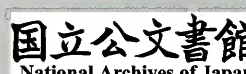
綱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書法承瓘不書貶何監軍非以處罪人也故從恒辭書以若曰徒遷官云耳○日希光受人錢

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瓘出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瓘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於承瓘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瓘有功希光無罪知醜使孔戣巢父之子見其副章詰責不受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詔貶峽州司

綱十二月封恩王等女為縣主書法縣主不書書此何子厚也終綱日書縣主一而已

○日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閤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官納賂自達李吉甫為上言其弊故有是詔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

綱以李絳同平章事○鑑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御延英殿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木不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



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  
平還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  
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  
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姦臣得乘間弄威  
福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當時宰相亦未有再  
三執奏者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  
譴怒而遽止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  
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  
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  
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  
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  
刑豈可捨威康文景而姑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  
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  
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李吉甫  
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綱**太子寧卒○大稔斗米直二錢○書法綱目  
書大稔四舍是無書者矣

**綱**王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郾坊觀察使○**鑑**京兆尹元  
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  
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  
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而後  
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  
子姪之中猶當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足乃便身非徇



公也。上曰善。遂起義方之官。

綱夏四月。以崔羣為中書舍人。○目上嘉翰林學士崔羣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綱五月。詔蠲淮浙租賦。○目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豈肯無災。而妄言災。此蓋御史欲為姦說。以悅上意耳。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疑之耶。因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晡晚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

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綱秋七月。立遂王恆為皇太子。○八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安卒。○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

○鑑田承安卒。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召興為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眾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興四拜。請為留後。興度不免。乃謂眾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



後可。皆曰：諾。與乃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宰相。謂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救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將士為重。朝廷為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上從之。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眾鼓舞。

綱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鑑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需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帑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朝廷。陛下奈何愛小惠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欲為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至是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竟郵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偏強者果何益乎。度為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郵蔡恒遣遊客間說多方。興終不聽。

綱置振武天德營田。○且從李絳之言。命度支使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





綱已八年春正月以田融為相州刺史○目融與之兄也與幼孤融長養而教之興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扶音尺打也之曰爾不自悔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暴之時

綱權德興罷○目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德興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故罷

綱賜田興名弘正○貶于頔為恩王傅用略未出

綱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書法入知政事何未罷相之辭也後書裴度復入知政事義同

綱夏六月大水○目上以為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車

綱徙受降城於天德軍○目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

愿所築當磧口據鹵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

一三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磧山多瘠土薄石也烽候不相應接

南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上卒用吉甫

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大德故城即漢五原郡地

綱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目初吐蕃欲作橋終不能成知

節度王泌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

朔方禦寇不服

綱冬十月回鶻擊吐蕃振武軍亂逐其節度使李進賢

綱甲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鑑上嘗謂宰相曰

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興皆謝不敢

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也悉也其才諳者尚不與官

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為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絳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尊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亾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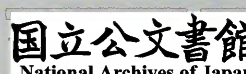
綱以吐突承瓘為神策中尉○曰初上欲相絳先出承瓘為淮南監軍至是召還復以為左神策中尉

范祖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瓘並立於朝故言信於君行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舍

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向以為國之重哉

綱夏五月復置宥州○曰李吉甫奏復置宥州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費廣未許李絳言回鶻凶強不可無備萬一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禦為國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綱六月以張弘靖延賞之子同平章事○秋七月以岐陽公主適公卿子弟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恂不辭遂以恂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上所賜奴婢奏請納之自市寒賤可制指者閨門肅然不聞人聲





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禹錫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待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

綱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

綱盜焚河陰轉運院○田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趨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師道所養刺客姦人說師道焚河陰院因劫東都亦殺蔡一奇也師道從之燒錢帛二十餘萬緡匹穀一萬餘斛人情懼多請罷兵上不許

綱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田諸軍討淮西久才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二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綱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鑑上自李吉甫薨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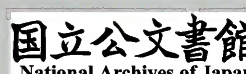


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奏事且詣中書爲元濟遊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擅帽厚得不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以衛之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或告承宗遣宰張晏所爲捕得鞠之具服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

綱以裴度同平章事○鑑度病瘵卧二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上承宗師道乙丑以度爲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綱秋七月靈武節度使李光進卒○目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等鑰籍財物歸於其嫂光進反之曰弟婦違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綱詔絕王承宗朝貢○八月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目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兵謀焚宮闕其小卒詣留



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元膺鞠其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

綱九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目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遣使遺之光顏辭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忠臣曰世昔謂李愬提孤軍入蔡縛賊為奇功殊不知光顏於平蔡為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顏憑空喋以居故愬能乘機搆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愬苟能奮哉

綱冬十月盜焚柏崖倉十一月焚獻陵寢宮永巷○十二月河東節度使王錡卒

綱十一月春正月張弘靖罷為河東節度使○目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

范祖禹曰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綱以翰林學士錢徽知制誥蕭俛罷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改蕭徽俛以警其餘

綱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盜斷建陵肅宗之墓門戟書法於是

凡五書盜逆黨盛也然則憲宗之斷誠不可及矣新贊普可

綱二月吐蕃贊普死黎足立○以李逢吉同平章事○南詔弒其王勸龍晟勸利

綱三月皇太后王氏崩○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鎛判度支  
鎛始以聚數得幸○五月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陵雲柵

綱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於鐵成○時諸將討淮  
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人敢不可掩始上聞中

外駭愕多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  
察將帥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以一將失利

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綱秋七月貶高霞寓以袁滋為彰義節度使

綱八月韋貫之罷為吏部侍郎○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  
品又數請罷兵故罷

綱九月饒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戶○李光顏烏重胤拔陵雲柵

綱加李師道檢校司空○師道聞拔陵雲而懼詐請輸款  
上以力未能討故有是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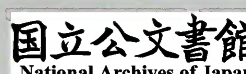
綱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  
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

對曰示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  
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

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  
曰汝曹當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綱十二月義成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大敗  
綱以王涯同平章事○貶袁滋以李愬為唐鄧節度使○月

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



曹至於戰攻進取非我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  
得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  
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  
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  
名位素微不爲備

綱西十二年春二月置淮西行縣○目淮西被兵數年竭倉  
廩以奉戰士民皆無食多降官軍敕置行縣以撫之

綱三月淮西文城柵降○目李愬謀襲蔡州遣大將馬少良  
將數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王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  
濟驍將愬命釋其縛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  
文城柵在西平縣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  
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  
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材勇  
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  
中降者相繼愬問其有父母者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

綱夏四月淮西郟城降○目官軍與淮西軍夾澗水而陣諸  
軍顧望無敢先渡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度之於是諸軍  
相繼皆度進逼郟城元濟以董昌齡爲郟城令而質其母其  
母謂昌齡曰願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  
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郟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李光  
顏入據之元濟聞之甚懼時董重質守洄曲即時曲蓋澗水於此回曲故名  
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



綱五月罷河北行營。○目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乘勝取恆冀如拾芥耳上從之。

綱李愬擒淮西將李祐。○目愬與吳秀琳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會祐帥士卒刈麥於

張柴邨愬使廂虞候史用誠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其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

悅諸軍日謀愬以得賊謀者言祐為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吾二人相

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

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愬

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常遣兵攻朗中即朗山不利衆皆悵悵愬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

曰突將親自教之使常為行備。○目元濟兵勢日感上表請罪願束身自歸詔許之而為董重質等所制不得出。

綱秋七月以孔戣為嶺南節度使。○目明州歲貢蚶蛤水陸遞夫勞費戣為華州刺史奏罷之至是嶺南擇帥宰相奏擬

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者可與也乃以戣為之。

綱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目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餽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窮。感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以度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交合沮軍事。乃言楚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鄆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守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故戰多不利。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遂有功。

綱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李逢吉罷。○李愬攻吳房。入其外

城。○目愬將攻吳房。

今遂平縣

諸將曰。今日往亡。

往亡日不

愬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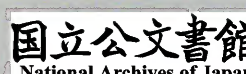
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我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或勸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還。

綱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鑑李祐言

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

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大鋤，其城爲穴，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殺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乃帥左右登牙城。內城也古者軍行有牙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檻送京師，不戮一人。屯於鞠場。蹴鞠之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在確山縣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論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

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



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眾皆服  
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  
功也

○綱以李鄴同平章事○裴度入蔡州○目度建彰義節將降  
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縶韃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  
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  
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  
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  
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  
阻兵禁人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  
人始知有生人之樂詔淮西百姓給復一年

○綱十一月帝御門受俘誅吳元濟○綱初淮西之人劫於李  
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  
逆不復知有朝廷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貉自少誠  
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人人得盡  
其才故以三州之眾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綱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目愬奏請判官大  
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  
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而以李祐為神武將  
軍

○綱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貶董重質為春  
州司戶○目重質為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

奏先許其不死乃貶之

綱戊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州○鑑淮西

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為幕僚李公度說之遣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以自贖師道從之

綱三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目龍武統軍張奉

國等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於是土木浸興矣

綱李鄜罷為戶部尚書○目吐突承璀引鄜為相鄜恥由宦官進至京師辭疾不視事固辭相位

綱以李夷簡同平章事○橫海節度使程權入朝○目權自以世襲滄景內不自安表請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不聽

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為禮部員外郎

綱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鑑裴

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

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

以來劉闢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

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心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

二忠淡爲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綱五月，以李光顏爲義成節度使。○目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皆與妻及奴婢謀之。其妻不欲遣子入質，說師道勿獻地。師道乃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若殺公度，軍府危矣。乃囚之。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直言冒刃諫者二，輿觀諫者一。師道亦囚之。上怒，以光顏鎮滑州，謀討之。

綱秋七月，以李愬爲武寧節度使。○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綱李夷簡罷爲淮西節度使。○目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

綱八月，王涯罷。○以皇甫鎛程異同平章事。○目淮西旣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異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制下。朝野駭愕。至市道負販者亦唾之。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程異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爲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旣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藜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省。由是鎛

益無所憚。異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  
秉筆。故終免禍。其後上語宰相。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  
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  
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  
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綱**冬十一月。以柳泌爲台州刺史。○**鑑**上晚節好神仙。詔天  
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鏞。爲山人柳泌。能合長生  
藥。詔泌居典唐觀。煉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  
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爲人主喜方士。  
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  
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綱**吐蕃寇夏州。○十二月。出弘正將兵度河。逼鄆州。城中大震

**綱**紀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爲潮州  
刺史。○**鑑**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  
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使帥  
僧衆。迎至京師。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  
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大略以爲自黃帝以  
至周穆王。其時佛法未入中國。帝王皆壽考百餘歲。享國永  
久。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魏南北諸  
帝。事佛尤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三捨身施  
寺。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由此觀之。佛不足信可知矣。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斷天下後

世之惑奏入。上大怒。將抵愈。以死罪。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愈潮州刺史。

**綱**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鑑**李愬田弘正屢敗師道兵。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為寬惠。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夜半銜枚至城下。城中誼譁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兵捕師道。與其二子。斬之。函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自廣德代宗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廩虛實。分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獻之。請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綱**以劉悟為義成節度使。○**目**上欲移悟他鎮。恐不受。代密



詔田弘正察之弘正遣使修好以觀其所為悟在郟州教手搏於庭搖肩攘臂雜坐以助其勢弘正笑曰是何能為密表以聞遂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治滑州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師道將敗聞風動馬飛皆疑有變禁郟人宴聚及道路偶語弘正悉除之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戰焚倉場流矢飛書以動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能絕及弘正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鄉者皆吏卒受賂容其姦也弘正送上元等十六人至京師誅之

綱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目橫海節度使烏重肩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者田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邠伊刺史名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山重肩處置得宜故也

綱正異卒○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目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

綱次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目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殿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綱羣臣請上尊號○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目自淮山用兵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賀禮

助賞上加尊號又進賀禮

綱目令狐楚同平章事

皇甫鎛與楚同年進士故引為相

綱八月以韓弘為司徒兼中書令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

目以靖宰相子少有令聞立朝簡默及帥河東承王鏐聚斂之餘帥宣武繼韓弘嚴猛之後廉謹寬大上下安之

綱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目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

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綱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入朝○目弘正入朝上待之甚厚弘

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綱冬十月安南遣將楊清擊黃洞蠻清作亂殺都護李象古

○吐蕃寇鹽州靈武牙將史奉敬大破之

綱貶裴潏為江陵令○目柳泌至台州驅吏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所在多薦方士皆不軌狗利之人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

上怒貶潯。

綱崔羣罷為湖南觀察使。○中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匪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搆罷羣。於是中外切齒於鎛。

綱以狄兼暮為左拾遺。○中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兼暮才行，擢左拾遺兼暮。仁傑之族曾孫也。楚白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綱庚十五年春正月，帝暴崩於中和殿。葬景陵在蒲城縣南金嶺山。閏月，太子恆即位。○中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瓘謀立豐王暉為太子，上不許。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殺承瓘及暉，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

尹起莘曰：

憲宗之終，唐史書陳弘志等反，至范祖禹亦正名其弒，惟通鑑書為暴崩，然且謂時人皆言陳

弘志弒逆胡為綱目亦不敢正名其事邪春秋之法在弒  
賊不討則漢責其國為無臣子穆宗位居冢嫡春秋已  
十有六年字臣乃皇南縛令狐楚輩綱目特書暴崩者不  
能討賊之罪所以深誅唐之臣子為失職耳夫弒逆在他  
人而誅責在臣子則天下其有不討  
賊者乎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綱貶皇甫縛為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且宣  
制貶縛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俛俛亦縛同年進  
士上欲誅縛俛及宦官救之得免

綱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書法繫道古於泌之  
詭遇也終綱目方士書誅七○新垣平  
少翁樂大潘誕柳泌趙歸真李玄伯

綱以薛放為工部侍郎丁公著為給事中○且上未聽政台  
太子侍讀薛放丁公著參預機密欲以為相二人固辭

綱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且后郭曖之女也為黃陵王妃  
憲宗即位羣臣累表請立為后憲宗以妃宗門累盛恐正位  
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乃尊為皇太后

綱帝與羣臣皆釋服書法特筆也自漢文遺詔短喪消滔  
若弒賊不討而視如常時又且因肆赦而盛陳倡  
戲焉人倫滅矣故特書上與羣臣釋服兩責之也

綱二月赦天下○且上御樓肆赦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  
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曰陛下宜  
延問羣臣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  
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疏諫上遊畋無節上  
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綱以柳公權為翰林侍書學士○且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  
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

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綱夏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目江陵士曹元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薦之以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綱六月以崔羣為吏部侍郎。○目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綱太后居興慶宮。○目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

綱秋七月以鄆曹濮節度為天平軍。○令狐楚罷。○目楚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為羨餘。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

綱八月浚魚藻池。○以崔植同平章事。○九月大宴。○鑑上甫過公除。謂除服以從公家之事不待終制也。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

重陽大宴。拾遺李珣帥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讌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羣臣入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鄴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遊畋無度。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時久。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

綱鑑會紀卷六十一 唐憲宗  
皆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賤百職皆廢，願少加禁止，天下之福也。

綱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目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其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許諾。承元乃視事，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弘正爲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譁，不復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綱吐蕃寇涇州。○目以梁守謙爲神策行營都監，并發八鎮全軍救之。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慍洶洶不止。節度使李光顏親爲開陳大義，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綱帝如華清宮。○目宰相率兩省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皆不聽。明日，上自複道出城，獨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扈從。晡時還宮。

綱容管遣兵討蠻賊黃少卿破之。

通鑑卷六十一 唐紀 武德十年

○唐紀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唐紀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唐紀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唐紀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唐紀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唐紀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唐紀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唐紀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唐紀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武德十年 唐高祖

綱鑑會編卷六十一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漢 輯錄

唐紀

穆宗皇帝 諱恒憲宗太子在位四年 因服金丹而崩壽三十

綱 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

綱 蕭俛罷 ○ 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

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

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俛屢爭之言播纖邪不可以汚台司上

不聽俛遂辭位

綱 段文昌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 ○ 以王播為鹽鐵轉運使

○回鶻保義可汗死。

〔綱〕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爲僧以張弘靖代之。○〔目〕總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爲僧詔從之。總請除張弘靖自代分瀛莫二州請除盧士玫爲觀察使又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克融酒之孫也乞加獎拔時帝方酣宴崔植杜元穎無遠畧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旬衣食日詣中書求官不之省尋勸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怒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委之幕僚韋雍輩又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鹵詬之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綱〕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爲遠州刺史楊汝士爲開江令。○

〔目〕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謨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爲然上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綱〕五月遣使冊回鶻崇德可汗以太和長公主妻之。公主上之妹也



綱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爲留後○  
目 衆殺韋雍等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  
且族滅衆共殺之

綱 貶張弘靖爲吉州刺史○成德兵馬使王庭奏殺節度使  
田弘正起復田布爲魏博節度使討之○目 初弘正徙鎮成  
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讐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  
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倭剛褊無遠慮不肯給弘正不得  
已遣魏兵歸都知兵馬使王庭奏果悍陰殺潛謀作亂以魏  
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劫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逼監軍  
求節鉞朝廷震駭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  
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  
道輒敢殺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  
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  
帶遺之曰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勲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  
公努力翦王庭奏元翼報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乃  
起復田布爲魏博節度使

綱 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攻○詔諸道討王庭奏以牛元  
翼爲深冀節度使庭奏圍深州○九月相州軍亂殺刺史邢  
澹○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朱克融掠  
易州

綱 詔兩稅皆輸布綵續○目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  
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

爲錢者所以權百貨買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富室流入四裔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之。

綱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目播爲相專以承迎爲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綱以裴度爲鎮州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智興爲武寧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爲之上以智興有勇畧用之

綱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元稹爲工部侍郎○目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稹無怨

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闢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闢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積翰林而恩遇如故。

綱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目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爲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綱十二月涇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

光顏代之

初烏重胤知賊未可破按兵觀變上怒以叔良代之戰敗

綱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目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

虛及上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

以王庭奏殺田弘正而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

專討庭奏上從之

綱

王二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

今河間府景州

○目中書舍人白

居易上言頃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

逾半載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

縣名今省

入深

州深州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故也請令李

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

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

討舊職四面壓境觀變而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

必有成功疏奏不省

綱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

目初布從弘正在魏善視才將史憲誠及為節度使遂寄以

心腹軍中精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於南宮以

饋運不繼發六軍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諸

將益假蹇布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曰臣觀衆意終負

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

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

誠聞之遂喻衆以河朔舊事衆擁憲誠為留後詔以為節度

使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綱二月以王庭湊爲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目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上之初卽位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旣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取克融旣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

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綱崔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以裴度爲司空東都留守。○目元稹怨度。欲解其兵柄。諫官爭言。時未偃兵。度有將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

綱以李聽爲河東節度使。○目初聽爲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爲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

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綱三月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逐崔詔以爲節度使。

綱詔留裴度輔政。○目言事者皆謂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判留度輔政。

綱王播罷。○夏四月詔免江州逃戶欠錢。○目時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厚利。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韓愈以爲不可。中書舍人韋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宜事。遂寢。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奏。今歲旱災。奈何徵前逋負。詔免之。

綱六月裴度罷爲右僕射。元稹罷爲同州刺史。○目有告稹結客刺度者。鞫按無驗。度及稹皆罷相。

尹起莘曰裴度元熙厚德身任安危然不數月之間既為留守又留輔政未幾又罷僕射烏有身為重臣不能少安其跡尚可經綸天下者乎度於是時自可奉身而退他日優游綠野或者猶以浮沉譏之不亦過乎

綱以李逢吉同平章事○秋七月宣武押牙李弁作亂討平

之○目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愿性奢侈薄賞

勞而峻威刑牙將李臣則等作亂愿奔鄭州眾推弁為留後

詔徵弁入朝而以韓弘弟克鎮宣武弁不奉詔忠武李光顏

克海曹華皆以兵討弁屢敗其兵韓充入汴境又敗其兵於

郭橋弁為兵馬使李質擒殺之以質為金吾將軍弁音戒

綱冬十一月太后如華清宮帝敗於驪山

綱十二月立皇太子湛為皇太子○目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

有宦者墜馬上驚得疾裴度主上疏請立太子故有是詔上

疾尋瘳

綱癸卯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目時僧孺與李德

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登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

逢吉排己而引僧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綱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目翼城人鄭注巧譎傾

誦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餌注藥頗驗署為牙推官名

預軍政妄作威福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注奇才也將軍

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澄不得已見

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薦注於

上上亦厚遇之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

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

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

綱五月以柳公綽字子寬為山南東道治襄陽節度使。○目公綽

過鄧縣今為州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舞弄文法眾謂公綽必殺犯

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綱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目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

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綱秋八月帝幸興慶宮。○目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

百匹施山僧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綱以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德裕吉惡度出兼平章事

綱九月復以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郎。○目李逢

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紳常排抑之逢口患之而上遇紳厚

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

以中丞亦次對官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文移往

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

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問其故乃寤故有是命次年愈卒謚日文

綱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崩葬光陵在蒲城縣北堯山內太子湛即位。○目初

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

士張臯者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

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豈得復

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

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

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

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亦密上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敬宗即位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至是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但賜絹十匹錢十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綱二月貶李紳為端州今廣東肇慶府司馬○目初穆宗既留李紳

李逢吉愈忌之使紳族子虞與從子仲言及補闕張又新同求紳短又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得為儲貳逢吉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上疑未信會逢吉亦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乃貶之逢吉帥百官表賀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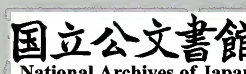
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上稍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箴發之得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乃焚謫紳書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綱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母王妃為皇太后

綱帝幸中和殿擊毬○目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者樂人不可悉紀賜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綠而明日賜緋者

綱三月以劉棲楚為起居舍人不拜○目上視朝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左拾遺劉棲楚進言曰陛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天子

之棺以梓木鼓吹日喧令聞音問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





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上命  
中使宣慰令歸擢為起居舍人辭疾不拜

尹起莘曰

棲楚本逢吉之黨內有所挾故敢許直然所謂惡聲遐布恐福祚之不長亦可謂切中寶曆之膏肓者矣君子不以人廢言故亦予之

綱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鑑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

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棲楚姜洽及張權與程昔範又有

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

按逢吉傳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

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為奧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等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逢吉無不得所欲也

綱盜入清思殿中尉馬存亮遣兵討平之○目卜者蘇玄明

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

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玄

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

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

寵每兩軍角技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以遠不

能遂幸左軍左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遣大將

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騎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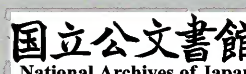
至軍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

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之上乃還宮存亮不

自矜委權求出監淮南軍

綱五月以李程竇易直同平章事○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丁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



元真薨盡殺之上聞之歎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  
韋處厚言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  
河北山東必稟廟筭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  
亂久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  
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見度奏狀其同  
平阜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  
禮於度故有是命

綱秋七月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日侍御  
史溫造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  
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史臣曰讀韓子送溫造處上序而知造之奇載考造之立  
功一勸降劉濟劉總二平興元之亂一開朗懷水

利信哉其  
為賢也

綱冬十月賜韋處厚字德錦綵銀器○日翰林學士韋處厚  
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以陛下年  
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  
言故有是賜

綱十二月回鶻崇惠可汗死

敬宗皇帝諱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為  
宦官劉克明等所弒年十八

綱乙寶曆元年春正月赦○日先是鄆縣令崔發開五坊人  
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  
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氣  
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救之諫議大夫張仲方

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徧及於昆蟲  
丙猶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  
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  
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此諫官但言發寃未嘗  
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  
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其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僧孺為武昌節度使○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  
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乃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為  
節度使僧孺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橐鞬候於館舍將佐

曰襄陽地望高於夏且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在唐所  
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綱冊回鶻昭禮可汗○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辰六

箴○目上遊幸無常呢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  
見德裕獻丹辰六箴狀如屏風以絳為質故一曰宵衣以諷

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  
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

防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

綱夏四月羣臣上尊號赦天下○目赦文不言未量移者韋  
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也上即追改之紳由是得移江

州刺史

綱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目播誅求嚴急  
正人不充而羨餘相繼



綱造競渡船○目詔王播造船二十艘計用轉運半年之費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綱八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目子從諫匿喪謀為留後司馬賈直言切責之從諫恐乃發喪

綱冬十月袁王長史武昭伏誅○目武昭罷石州刺史為袁王長史鬱鬱怨執政李逢吉與李程不相悅程族人仍叔激怒昭云程欲與昭官為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對茅彙言欲刺逢吉為人所告下吏李仲言謂彙曰君言程與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冤死甘心誣人自全彙不為也獄成昭杖死仍叔仲言彙皆遠貶

綱十一月帝幸驪山温湯○目上欲幸驪山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温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綱十二月以劉從諫為昭義留後○目李絳上言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聽

綱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目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

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

綱丙午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目言事者多

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吉

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

有口被驅逐緋衣裴字腹度字天上有口又長安城中有橫

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

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

益厚度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棲楚附度耳

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出官唐人謂府

自安趨出度復知政事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

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

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

人服其識量

綱三月罷修東都○目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

使按修宮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

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

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

如卿所言不往亦可○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

融以為疎惡執留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

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

欲遣使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始將斃

山夫

矣。譬猶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救使，上悅從之。

綱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秋八月，都將李載義殺之。○鑑幽州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延嗣既得位，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太宗長子承乾之後與弟牙內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數延嗣之罪以聞。

綱遣使迎周息元入禁中。○目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

綱九月，李程罷為河東節度使。○冬十月，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十一月，李逢吉罷。

綱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於室內。明年七月葬莊陵在三原縣西北五里

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鑑上遊戲無度，狎豔羣小，善擊球，好手搏，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至是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球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克明等弒帝於室內，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隋早遣制以絳王悟憲宗子權勾當軍國事，知樞密王守澄等以衙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倉猝，守澄等欲辨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問於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

罪於義何嫌又問江王踐阼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以王布告中外以己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命卽位耳守澄等從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明日卽位更名昂趙歸真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佞幸者皆流嶺南及邊地

范祖禹曰裴度位爲上相安危所繫君弒不討賊君立不預謀二日之間宦者三易主而不關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

處之猶如此而況不賢者乎

安殿郭太后居興慶宮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三宮如一每得珍異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

唐書蕭氏閩人初太后去家入長安不復知家存亡惟記有弟帝爲訪之俄有男子蕭洪因

將軍出歷二鎮得罪仇士良會有閩人蕭本又稱太后弟士良以問詔按治洪乃代人流驩州賜死擢本爲贊善大夫賞

賜鉅萬然太后真弟庸輒莫能自達本給得其家系士良主之遂信不疑俄又有泉州男子蕭弘自言太后弟詔與本參

辨三司鞫問皆妄本流愛州弘流儋州而太后終不獲真弟

索○鑑上自爲諸王淡知兩朝之弊及卽位勵精求治去奢

從儉出宮女三千餘人放五坊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

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所古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

彫鏤之物悉罷之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

方罷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文宗皇帝諱昂初封江王名涵穆宗第二子爲

宦者所立在位十四年崩壽三十三

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目上雖虛懷

綱未

綱未

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處厚於延英  
殿名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綱以高瑀為忠武節度使○目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  
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  
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其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  
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綱五月以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目初橫海節度使李全  
略卒其子同捷權知軍務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  
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旨乃移同捷鎮兗海朝廷猶慮  
河南北諸鎮搆扇同捷使拒命乃悉加檢校官

綱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目播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  
四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得宰相

綱秋七月李同捷不受詔八月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  
冬十一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卒以李寰鎮橫海

綱中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鑑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  
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

昌平今為順天府屬州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愛者

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  
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謂宦官刑餘之人親骨鯁

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  
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二人皆漢桓帝

者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恃廢立之權陷

綱監會編卷六十二 唐文宗 太和二年 七



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棄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知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克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隳裂王度汨亂朝經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考官馮宿等見賈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物論囂然稱屈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尹起莘曰書親策制舉人而不言所得之人當時中選如裴休李邵杜牧崔慎由等亦一時名士而皆不一書者則亦以忠言嘉謀若劉蕡者棄而不取是以餘人付之不足錄耳嗚呼制舉以待非常之才而非非常之才反由

是而擴黜親策  
若是果何取哉

綱王庭湊陰以兵糧助李同捷。秋九月，詔削其官爵，命諸軍討之。○王智興拔棣州。○目時諸軍久無功，小勝則虛張首，鹵以邀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

綱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

綱魏博軍亂。○目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說魏博大將，開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還逼魏州，詔發義成軍討之。

綱以路隋同平章事。○目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鏘，皆姦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綱己酉三年春正月，義成節度使李聽討魏博亂軍，平之。○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兵討李同捷，破之。夏四月，同捷降，滄景平。祐尋卒○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何進滔知留後，以拒命。秋八月，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赦王庭湊，復其官爵。

綱以李宗閔同平章事。○目徵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為以為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己，出之滑州。

綱九月，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目上性儉素，聽朝之收，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夾衫，上謂曰：朕慕卿門第清素，故有選尙如此中服，聽其他貴戚。

爲之卿不須爾。

綱冬十一月禁獻奇巧及織織麗布帛。○南詔寇成都入其郭。○目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戍卒皆入蠻境鈔盜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爲鄉導南詔差顛引兵徑抵成都陷其外郭元穎欲遁去者數四蠻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詔貶元穎循州司馬。

綱庚戌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目李宗閔引僧孺爲相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

綱二月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目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蠻退詔悉罷之絳賜以廩麥而遣之皆怏怏而退監再得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物薄激衆衆怒大譟掠處立趨使牙絳方宴之登北城或勸絳縋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戰死絳存約等皆遇害。

綱三月以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目沙陀素驍勇爲九姓六州胡所畏服公綽奏以酋長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爲之盡力自是鹵不敢犯塞。○綱以溫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亂兵平之。○夏六月以裴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目度以老疾辭位故有是命仍

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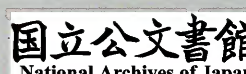
綱秋七月以宋申錫同平章事。○目上患宦官強盛元和寶曆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尤專橫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宰相。

綱九月以裴度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目李宗閔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出之。

綱冬十月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目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叶蕃日召習邊事者訪以道路險要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因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

綱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以志誠為留後。○目上聞志誠作亂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千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順逆上從之。

綱三月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目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甚怒守澄欲遣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守澄乃止上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於禁中鞠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玄亮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



與大臣議之矣。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存亮即日致仕，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綱秋八月，以崔郾為鄂岳觀察使。○目鄂岳多盜，剽行舟，郾訓卒治兵，作蒙衝，名舟追討，悉誅之。初，郾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慄狡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綱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今四川威州也來降，不受。○鑑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且陳出師之利，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御戎守信為上。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尹起莘曰：一維州之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司馬公既是非折衷邪夫，維州唐之故壤，吐蕃盜而有之，唐人失祖宗之境，上陷衣冠於左，此固子孫之耻，幸而德裕展布方略，悉怛謀帥眾來降，固非其他從事絕域招降納叛之比。胡乃拒而不納，萬一河隍故上盡復版圖，亦將却而絕之乎？故書曰：來降者順詞也，曰不受者逆詞也。此固綱目書法之意，而牛李是非之分也。

綱子壬六年春正月，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不受。○目韋溫言：今水旱為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綱目 賜弒昭禮可汗從子胡特勒立

綱目 冬十月立魯王永為皇太子。○十二月牛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鑑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兵恣怛謀以快鹵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疎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裔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因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

綱目 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且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渡以為憂京兆尹杜棕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出科第常用此為慊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思其次棕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棕乃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

綱目 七年春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且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綱目 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且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

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綱夏四月册回鶻彰信可汗○六月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

使○先是回鶻人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載義至鎮回

鶻使者畏服不敢犯令

綱以鄭覃為御史大夫○月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

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

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

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

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

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綱李宗閔罷○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

使書法裴度兼度支不書此何以書著涯之以利進也

綱以李程為宣武節度使○八月詔諸王出閣停進士試詩

賦○目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罷詩

賦又言諸王幽閉可憫乞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閣除諸州上

佐使携其男女出外昏嫁於是下詔停詩賦然諸王出閣竟

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綱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鑑初以志誠為吏部尚

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誥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

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

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謂不當位而言有罪也大略以為國家自天寶

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之用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  
窺者齊梁蔡被其風因以為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  
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  
戰又傷府兵廢壞作原推本也十六衛思以復文皇帝府兵之  
舊又作戰守二論謂戰者有五敗兵甲不蒐練一也戰士不  
責實二也小勝則厚賞而不肯致死三也喪師則罰輕而將  
無畏心四也不專任大將而內臣敕使往來制之五也五敗  
不除兵不可得而用也議守者則唯以爵祿子女秦擾諸鎮  
傲大曆貞元之故事是徒益其驕侈之心而翻為亂階踵而  
行之則為盜者非止於河北已也又注孫子為之序以譏時  
相其略曰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孔子之徒實仲冉冉求能  
之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因使搢紳之士不談  
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粗暴異人人不比數禮曰  
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國之興亡未始不由於  
兵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  
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  
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我事我不當知君子曰勿  
居其位可也唐書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齷齪小謹敢論列大  
事指陳利病尤切亦以疎直無右緩者故從兄  
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頽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夢書  
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日不祥也乃自為  
墓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牧於詩情  
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  
綱九月以鄭注為右神策判官○目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燠  
灼上淡惡之侍御史李款奏彈之旬日間章數十上守澄匿

綱鑑會編卷之六十一 唐文宗 太和七年 三十三



注於右軍右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元素因召注及至注蠖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弘楚怒解職去王涯爲相注有功焉且畏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

綱冬十二月羣臣上尊號不受○目○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嘆曰關中小稔百姓尙爾况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羣臣四上表竟不受○綱帝有疾○目○上始得風疾不能言上守澄薦鄭注上飲其藥頗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滅不能復故

綱甲寅八年夏六月旱○目○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

外郎李中敏上表曰仍歲大旱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斬注而雪申錫天必雨矣不從中敏乃謝病歸東都

綱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留務志誠伏誅○目○元忠獻志誠袞衣僭物詔流志誠嶺南道殺之

綱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目○初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言其善易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尙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欲以爲諫官寘之翰林德裕曰不可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

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  
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  
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上遂相宗閔而出德裕於興  
元是日以仲言為侍讀給事中高銖鄭肅韓欽諫議大夫郭  
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仲言尋改名訓

綱令進士復試詩賦○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德裕見上請留京師故也

綱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卒于元達自知留後元達改父所為

事朝廷甚謹

綱以李德裕為鎮海節度使○目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浙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

擠援上患之每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綱以王播為尚書左丞鄭注李訓共薦之

綱乙卯九年春正月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浚曲江及昆

明池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

胡寅曰天地神明之理不諄諄以言示人故聖人修其德有災良非虛語鄭注乃欲勞人以厭之而

文宗又聽而從之震驚之及其能免邪

綱三月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夏四月以李德裕為賓

客分司○路隋罷為鎮海節度使王璠誣奏李德裕圖不軌上怒甚隋申救之故罷

綱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目注舉李款自代口加

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西之

綱以賈餗同平章事○目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

善李宗閔鄭注故上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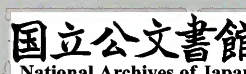
綱 貶李德裕為袁州刺史。○五月，以宦者仇士良為神策中尉。○鑑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而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人但知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

綱 六月，貶李宗閔為明州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目 京城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

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為兩省官，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虞卿，上怒叱出，貶之。虞卿亦貶虔州司馬，而以固言為相。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為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李德裕路隋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

綱 貶李甘為封州司馬。○目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故及於貶，然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

綱 以鄭注為翰林侍讀學士，貶李珣為江州刺史。○目 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不知其人，姦邪陛下



下寵之恐無益聖德及注為學士珽貶江州時注訓所惡皆目為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

綱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從王涯之請也

綱宦官陳弘志伏誅○目時弘志為興元監軍李訓為上謀討元和之亂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

綱李固言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

目初注求鎮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興元而以注為鳳翔帥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綱以宦官王守澄為神策觀軍容使○目訓注為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

綱以舒元興李訓同平章事○目元興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是得為相上懲二李朋黨以賈餗及元興皆孤寒新進故擢為相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王涯輩承順風指惟恐不逮

綱冬十月以王涯兼權茶使○殺王守澄○鑑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醢殺之訓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誅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

綱加裴度兼中書令○目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

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  
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  
平者

綱十一月李訓舒元興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  
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興及王涯賈餗等○鑑始鄭注  
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為親兵奏請入譚王守澄葬令內臣  
盡集澆水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  
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河  
東使多募壯士為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為金吾  
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之宰相惟元興  
預其謀他人莫知也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

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因踰舞再拜宰相亦同百官  
稱賀訓元興勸上往觀以承天賦上許之先命宰相及兩省  
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眾人驗之始非真甘露  
未可宣布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  
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  
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  
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眾又聞  
兵仗聲士良等驚駭奔詣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上殿  
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輦  
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眾慙即今之亮隔也疾趨北出羅立言帥京  
兆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

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士良等知上預其謀，恚憤出不遜語。上慚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酷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擒舒元輿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兩軍。涯年七十餘，不勝苦，自誣服，與李訓等謀行大逆，禁兵及坊市惡少年乘勢剽掠，塵埃蔽天。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命楚覃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敘涯等反事浮沉，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而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擒獲賈餗李孝本。李訓往投終南山僧宗密，密欲匿之，其徒不可，訓將奔鳳翔，為蓋屋鎮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為宦者所酷辱，給送者曰：『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為所奪，不若取我首去。』送者遂斬其首以獻。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言餗元輿孝本獻於廟社，徇於兩市，令百官臨視，腰斬於獨柳之下，親屬皆死。孩稚無遺，百姓怨涯權茶，或詬罵，或投瓦石擊之，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上不預知也。○鄭注將魏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

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

綱十二月詔罷權茶從令狐楚之請也

綱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目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

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

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皆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

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

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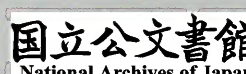
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門欲亂

與君賞鎮之幾亂矣綱以薛元賞為京兆尹○目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

爭辯甚誼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

彙即命左右擒出土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

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



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綱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目昭義節度

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李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誣以反逆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孛戮謹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仇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滌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

綱詔京兆收葬上泚等仇士良等使人

綱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目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曰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綱閏月以李聽為河中節度使○目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



置之散地不怨惟聽為可以然

綱秋七月以魏暮為補闕○目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暮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千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暮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暮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奈厥祖矣暮徵之五世孫也後為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暮不可日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鄉嘗觀之對曰此鄉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嘗命暮獻其祖文貞公微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綱復宋申錫官爵目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直被誣本蒙昭雪上流涕曰茲事朕久知其誤當時為姦人所逼身幾不能保申錫僅全腰領耳此皆朕之不明鄉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以為言上深慚恨乃復其官爵綱冬十月貶韓益為梧州司戶目李石用益判度支而益坐贓繫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貧乃如是上曰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此大病也乃貶益官

綱十二月以盧鈞為嶺南節度使目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為嶺南富饒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

之今此司不撓朝權陛下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  
聖之本也上從之鈞至鎮以清惠著名

綱已二年春三月彗星出○目彗星出於張宿名長八丈餘

詔徹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綱夏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鑑上對中書舍人柳公

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眾皆美上之

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

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

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

須屈卿為之

綱以陳夷行同平章事○六月河陽軍亂遂其節度使李泳

○目泳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至貪殘破亂作

綱秋七月太子為讀韋溫罷○目溫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

因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

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

綱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李固言罷

綱戊三年春正月盜射傷李石○目上大驚救中外捕盜甚

急竟無所獲

綱以楊嗣復李珣同平章事李石罷為荆南節度使○目上

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球鞠之會什減六七或徘徊

眺望或獨語歎息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耻為凡主然與卿

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李石曰為理不可以速成今內外之

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上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殉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  
綱以李宗閔爲杭州刺史○目楊嗣復欲援進宗閔鄭覃陳夷行以爲不可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爲黨上曰與一州無傷李固言與嗣復李珣善故引居大政以排覃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蠶起上不能決也

綱夏五月禁諸道言祥瑞○目太初之末杜宗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於岐山近法門寺監軍欲奏之宗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宗曰時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宗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有甘露之變及宗判度支河中秦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宗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故有是命

綱冬十月太子承卒○目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楊賢妃日夜毀之上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圖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

子之過乎翰林及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上意稍解至是暴薨

綱以郭收為邠寧節度使○目上問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

收除邠寧外間頗以為疑上曰收尚父之猶子太后叔父自

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收不應為節度也聞陞

下近取收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

曰外間不知皆云收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曰然則奈何對

曰獨有自南內郭太后所居遣還其家則外議自息矣上即從之

綱吐蕃彝太贊普死○目彝太多病不能為邊患弟達磨立

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綱己未四年春二月司徒中書令晉公裴度卒諡文忠○目度鎮

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五月至京師不能入竟勞

賜旁午至是薨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橐以儲嗣未定

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彝四彝見

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

餘年

歐陽修曰憲宗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韓

敬不君儉人府夫乘鑿鑿詆故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

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沉浮為自安計是不

然大雅曰既明且哲

綱夏五月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目覃

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楊嗣復等深疾之

綱以姚勗檢校禮部郎中○目上以鹽鐵推官姚勗能為疑

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奏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  
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仍充舊職楊嗣復曰志  
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能  
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綱秋七月以崔郾同平章事○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爲皇太

子○目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爲嗣上謀於宰相李珣非之

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爲太子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

漢武時有尋樞緣竿戲樞柱也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

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崇林

宮人張十十等數人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付之殺之

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

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

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

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

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始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

自是不復視朝

綱回鶻相掘羅勿弒彰信可汗○目國人立廬駁特勒爲可

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

綱是歲天下戶數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綱庚申五年春正月立賴王灑爲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爲陳王

○目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珣至禁

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

己乃矯詔立瀝為太弟以成美冲幼復封陳王

綱帝崩葬章陵在富平縣西北太弟瀝殺陳王成美遂即位○目上崩

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

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士良

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

陛下繼統宜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

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

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旬日何晚不聽

賀善曰文宗恭寬勤儉多可紀者然漢惡朋黨而不知所辨欲去宦閹而不知所倚篇中所載非二李之出人則訓注之始末也至於太子以恭儉而不書暴太弟以矯詔立而不書矯綱目尤不滿焉

綱夏四月楊嗣復罷以崔珙同平章事○秋八月李珣罷九

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目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

李珣相繼罷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

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

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

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

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

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陛下誠能慎

擇賢能以為宰相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

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

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

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

綱鑑會編卷六十一

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銜之。德裕一日延之堂中，贈以珍玩數牀。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詔復還淮南。欽義盡歸所贈，德裕卒與之。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頗有力焉。

綱冬十月，黠戛斯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攻回鶻，破之。回鶻盪沒斯款

塞，求內附。盪戛可汗被殺，盟沒斯可汗兄弟也。

綱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自知留後。

綱十一月，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內謁者監仇士良請

以開府陰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陰

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志。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

黨惡之，出為刺史。

享和壬戌終卷

